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

卻說孫大聖與八戒、沙僧辭陳老來至河邊，道：「兄弟，你兩個議定，那一個先下水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，還得你先下水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若是山裡妖精，全不用你們費力；水中之事，我去不得。就是下海行江，我須要捻著避水訣，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，才去得；若是那般捻訣，卻掄不得鐵棒，使不得神通，打不得妖怪。我久知你兩個乃慣水之人，所以要你兩個下去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小弟雖是去得，但不知水底如何。我等大家都去。哥哥變作甚麼模樣，或是我馱著你，分開水道，尋著妖怪的巢穴，你先進去打聽打聽。若是師父不曾傷損，還在那裡，我們好努力征討；假若不是這怪弄法，或者滄死師父，或者被妖吃了，我等不須苦求，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說得有理。你們那個馱我？」八戒暗喜道：「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，今番原來不會水，等老豬馱他，也捉弄他捉弄。」馱子笑嘻嘻的叫道：「哥哥，我馱你。」行者就知有意，卻便將計就計道：「是，也好，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。」八戒就背著他。沙僧剖開水路，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。向水底下行有百□里遠近，那馱子要捉弄行者。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，變做假身，伏在八戒背上；真身變作一個豬虱子，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裡。八戒正行，忽然打個躑躅，得馱子把行者往前一擡，撲的跌了一跤。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，卻就飄上去，無影無形。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是怎麼說？不好生走路，就跌在泥裡，便也罷了，卻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裡去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那猴子不禁跌，一跌就跌化了。兄弟，莫管他死活，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好，還得他來。他雖不知水性，他比我們乖巧。若無他來，我不與你去。」行者在八戒耳朵裡，忍不住高叫道：「悟淨，老孫在這裡也。」沙僧聽得，笑道：「罷了，這馱子是死了，你怎麼就敢捉弄他？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，卻怎是好？」八戒慌得跪在泥裡磕頭道：「哥哥，是我不是了。待救了師父，上岸陪禮。你在那裡做聲？就誑殺我也。你請現現身出來，我馱著你，再不敢衝撞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是你還馱著我哩。我不弄你，你快走，快走。」那馱子絮絮叨叨，只管念誦著陪禮，爬起來與沙僧又進。

行了又有百□里遠近，忽擡頭望見一座樓臺，上有「水龍之第」四個大字。沙僧道：「這廂想是妖精住處，我兩個不知虛實，怎麼上門索戰？」行者道：「悟淨，那門裡外可有水麼？」沙僧道：「無水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無水，你再藏隱在左右，待老孫去打聽打聽。」

好大聖，爬離了八戒耳朵裡，卻又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長腳蝦婆，兩三跳跳到門裡。睜眼看時，只見那怪坐在上面，眾水族擺列兩邊，有個斑衣鱖婆坐於側手，都商議要吃唐僧。行者留心，兩邊尋找不見。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，徑往西廊下立定。行者跳到面前，稱呼道：「姆姆，大王與眾商議要吃唐僧，唐僧卻在那裡？」蝦婆道：「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，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。只等明日，他徒弟們不來吵鬧，就奏樂享用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演了一會，徑直尋到宮後看，果有一個石匣，卻像人家槽房裡的豬槽，又似人間一口石棺材之樣，量量足有六尺長短。卻伏在上面，聽了一會，只聽得三藏在裡面嚶嚶的哭哩。行者不言語，側耳再聽，那師父銜得牙響，喂了一聲道：

自恨江流命有愆，生時多少水災纏。

出娘胎腹淘波浪，拜佛西天墮渺淵。

前遇黑河身有難，今逢冰解命歸泉。

不知徒弟能來否，可得真經返故園？

行者忍不住叫道：「師父莫恨水災。經云：『土乃五行之母，水乃五行之源。無土不生，無水不長。』老孫來了。」三藏聞得道：「徒弟啊，救我耶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放心，待我們擒住妖精，管教你脫難。」三藏道：「快些兒下手，再停一日，足足悶殺我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我去也！」

急回頭，跳將出去，到門外現了原身，叫：「八戒。」那馱子與沙僧近前道：「哥哥，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此怪騙了師父。師父未曾傷損，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。你兩個快早挑戰，讓老孫先出水面。你若擒得他就擒；擒不得，做個佯輸，引他出水，等我打他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放心先去，待小弟們鑿貌辨色。」這行者捻著避水訣，鑽出河中，停立岸邊等候不題。

你看那豬八戒行兇，闖至門前，厲聲高叫：「潑怪物！送我師父出來。」慌得那門裡小妖急報：「大王，門外有人要師父哩。」妖邪道：「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。」教：「快取披掛兵器來。」眾小妖連忙取出。妖邪結束了，執兵器在手，即命開門，走將出來。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，見妖邪怎生披掛：好怪物，你看他：

頭戴金盔晃且輝，身披金甲掣虹霓。

腰圍寶帶團珠翠，足踏煙黃靴樣奇。

鼻準高隆如嶠聳，天庭廣闊若龍儀。

眼光閃灼圓還暴，牙齒鋼鋒尖又齊。

短髮蓬鬆飄火焰，長鬚瀟灑挺金錐。

口咬一枝青嫩藻，手拿九瓣赤銅錘。

一聲呶啞門開處，響似三春驚蟄雷。

這等形容人世少，敢稱靈顯大王威。

妖邪出得門來，隨後有百□個小妖，一個個掄槍舞劍，擺開兩哨。對八戒道：「你是那寺裡和尚？為甚到此喧嚷？」八戒喝道：「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！你前夜與我頂嘴，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？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。你弄玄虛，假做甚麼靈感大王，專在陳家莊要吃童男童女。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，你不認得我麼？」那妖怪道：「你這和尚，甚沒道理。你變做一秤金，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。我倒不曾吃你，反被你傷了我手背。已此讓了你，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既讓我，卻怎麼又弄冷風，下大雪，凍結堅冰，害我師父？快早送我師父出來，萬事皆休；牙迸半個『不』字，你只看看手中鈇，決不饒你。」妖邪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這和尚賣此長舌，胡誇大口。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，攝你師父。你今嚷上門來，思量取討，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：那時節，我因赴會，不曾帶得兵器，誤中你傷；你如今且休要走，我與你交敵三合。三合敵得我過，還你師父；敵不過，連你一發吃了。」

八戒道：「好乖兒子，正是這等說。仔細看鈇。」妖邪道：「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真個有些靈感，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？」妖邪道：「你會使鈇，想是雇在那裡種園，把他釘鈇拐將來也。」八戒道：兒子，我這鈇，不是那築地之鈇。你看：

巨齒鑄就如龍爪，遜金妝來似鱗形。

若逢對敵寒風灑，但遇相持火焰生。

能與聖僧除怪物，西方路上捉妖精。

掄動煙雲遮日月，使開霞彩照分明。

築倒太山千虎怕，掀翻大海萬龍驚。

饒你威靈有手段，一築須教九窟窿。」

那個妖邪那裡肯信，舉銅錘劈頭就打。八戒使釘鈇架住道：「你這潑物，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。」那怪道：「你怎麼認

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會使銅鎚，想是雇在那個銀匠家扯爐，被你得了手，偷將出來的。」妖邪道：「這不是打銀之鎚。你看：

九瓣攢成花骨朵，一竿虛孔萬年青。
原來不比凡間物，出處還從仙苑名。
綠房紫葯瑤池老，素質清香碧沼生。
因我用功搏鍊過，堅如鋼銳徹通靈。
槍刀劍戟渾難賽，鉞斧戈矛莫敢經。
縱讓他鉞能利刃，湯著吾鎚迸折釘。」

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，忍不住近前高叫道：「那怪物休得朗言。古人云：『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』不要走，且吃我一杖。」妖邪使鎚桿架住道：「你也是半路裡出家的和尚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麼認得？」妖邪道：「你這模樣，像一個磨博士出身。」沙僧道：「如何認得我像個磨博士？」妖邪道：「你不是磨博士，怎麼會使趕麵杖？」沙僧罵道：「你這孽障，是也不曾見：

這般兵器人間少，故此難知寶杖名。
出自月宮無影處，梭羅仙木琢磨成。
外邊嵌寶霞光耀，內裡鑲金瑞氣凝。
先日也曾陪御宴，今朝秉正保唐僧。
西方路上無知識，上界宮中有大名。
喚做降妖真寶杖，管教一下碎天靈。」

那妖邪不容分說，三家變臉，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：

銅鎚寶杖與釘鉞，悟能悟淨戰妖邪。一個是天蓬臨世界，一個是上將降天涯。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，這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。有分有緣成大道，相生相剋秉恆沙。土剋水，水乾見底；水生木，木旺開花。禪法參修歸一體，還丹炮煉伏三家。土是母，發金芽，金生神水產嬰娃；水為本，潤木華，木有輝煌烈火霞。攢簇五行皆別異，故然變臉各爭差。看他那銅鎚九瓣光明好，寶杖千絲彩繡佳。鉞按陰陽分九曜，不明解數亂如麻。捐軀棄命因憎難，捨死忘生為釋迦。致使銅鎚忙不墜，左遮寶杖右遮鉞。

三人在水底下鬥經兩個時辰，不分勝敗。豬八戒料道不得贏他，對沙僧丟了個眼色。二人詐敗佯輸，各拖兵器，回頭就走。那怪物道：「小的們，扎住在此，等我追趕上這廝，捉將來與汝等湊吃啞。」你看他如風吹敗葉，似雨打殘花，將他兩個趕出水面。

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，只望著河邊水勢。忽然見波浪翻騰，喊聲號吼，八戒先跳上岸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沙僧也到岸邊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那妖邪隨後叫：「那裡走？」才出頭，被行者喝道：「看棍。」那妖邪閃身躲過，使銅鎚急架相還。一個在河邊湧浪，一個在岸上施威。搭上手未經三合，那妖遮架不住，打個花，又淬於水裡，遂此風平浪息。

行者回轉高崖道：「兄弟們，辛苦啊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得不濟，在水底也盡利害哩，我與二哥左右齊攻，只戰得個兩平。卻怎麼處置，救師父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疑遲，恐被他傷了師父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這一去哄他出來，你莫做聲，但只在半空中等候。估著他鑽出頭來，卻使個搗蒜打，照他頂門上著實實一下。縱然打不死他，好道也護疼發暈，卻等老豬趕上一鉞，管教他了帳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這叫做『裡迎外合』，方可濟事。」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。

卻說那妖邪敗陣逃生，回歸本宅，眾妖接到宮中，鯁婆上前問道：「大王趕那兩個和尚到那方來？」妖邪道：「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。他兩個跳上岸去，那幫手掄一條鐵棒打我，我閃過與他相持。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，我的銅鎚莫想架得他住，戰未三合，我卻敗回來也。」鯁婆道：「大王，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？」妖邪道：「是一個毛臉雷公嘴、查耳朵、折鼻梁、火眼金睛和尚。」鯁婆聞說，打了一個寒噤道：「大王啊，虧了你識俊，逃了性命；若再三合，決然不得全生。那和尚我認得他。」妖邪道：「你認得他是誰？」鯁婆道：「我當年在東洋海內，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，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。如今歸依佛教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經，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。他的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大王你怎麼惹他？今後再莫與他戰了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門裡小妖來報：「大王，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前索戰哩。」妖精道：「賢妹所見甚長，再不出去，看他怎麼。」急傳令教：「小的們，把門關緊了。正是『任君門外叫，只是不開門』。讓他纏兩日，性癱了回去時，我們卻不自在受用唐僧也？」那小妖一齊都搬石頭，塞泥塊，把門閉殺。

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，獸子心焦，就使釘鉞築門。那門已此緊閉牢關，莫想能夠。被他七八鉞，築破門扇，裡面卻都是泥土石塊，高疊千層。沙僧見了道：「二哥，這怪物懼怕之甚，閉門不出，我和你且回上河崖，再與大哥計較去來。」八戒依言，徑轉東岸。

那行者半雲半霧，提著鐵棒等哩。看見他兩個上來，不見妖怪，即按雲頭，迎至岸邊，問道：「兄弟，那話兒怎麼不上來？」沙僧道：「那怪物緊閉宅門，再不出來見面。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，那裡面都是些泥土石塊，實實的疊住了。故此不能得戰，卻來與哥哥計議，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似這般卻也無法可治。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著，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，待我去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，看這妖怪是那裡出身，姓甚名誰。尋著他的祖居，拿了他的家屬，捉了他的四鄰，卻來此擒怪救師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這等幹，只是忒費事，擔擱了時辰了。」行者道：「管你不費事，不擔擱，我去就來。」

好大聖，急縱祥光，躲離河口，徑赴南海。那裡消半個時辰，早望見落伽山不遠。低下雲頭，逕至普陀崖上。只見那二□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、木叉行者、善財童子、捧珠龍女，一齊上前，迎著施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菩薩。」眾神道：「菩薩今早出洞，不許人隨，自入竹林裡觀玩。知大聖今日必來，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，不可就見。請在翠巖前聊坐片時，待菩薩出來。」

行者依言，還未坐下，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：「孫大聖，前蒙盛意，幸菩薩不棄收留，早晚不離左右，專侍蓮臺之下，甚得善慈。」行者知是紅孩兒，笑道：「你那時節魔孽迷心，今朝得成正果，才知老孫是好人也。」

行者久等不見，心焦道：「列位與我傳報一聲，但遲了，恐傷吾師之命。」諸天道：「不敢報，菩薩吩咐，只等他自出來哩。」行者性急，那裡等得，急縱身往裡便走。噫！

這個美猴王，性急能鷓薄。
諸天留不住，要往裡邊躡。
拽步入深林，睜眼偷觀著。
遠觀救苦尊，盤坐襯殘箬。
懶散怕梳妝，容顏多綽約。
散挽一窩絲，未曾戴纓絡。
不掛素藍袍，貼身小襖縛。
漫腰束錦裙，赤了一雙腳。
披肩繡帶無，精光兩臂膊。
玉手執鋼刀，正把竹皮剝。

行者見了，忍不住厲聲高叫道：「菩薩，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。」菩薩教：「外面俟候。」行者叩頭道：「菩薩，我師父有難，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。」菩薩道：「你且出去，待我出來。」

行者不敢強，只得走出竹林，對眾諸天道：「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。怎麼不坐蓮臺，不妝飾，不喜歡，在林裡削篾做甚？」諸天道：「我等卻不知。今早出洞，未曾妝束，就入林中去了。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，必然為大聖有事。」行者沒奈何，只得等候。

不多時，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，出林道：「悟空，我與你救唐僧去來。」行者慌忙跪下道：「弟子不敢催促，且請菩薩著衣登座。」菩薩道：「不消著衣，就此去也。」那菩薩撇下諸天，縱祥雲騰空而去。孫大聖只得相隨。

頃刻間，到了通天河界。八戒與沙僧看見道：「師兄性急，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，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。」說不了，到於河岸。二人下拜道：「菩薩，我等擅干，有罪，有罪。」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條，將籃兒拴定，提著絲條，半踏雲彩，拋在河中，往上溜頭扯著，口念頌子道：「死的去，活的住。死的去，活的住！」念了七遍，提起籃兒，但見那籃裡亮灼灼一尾金魚，還斬眼動鱗。菩薩叫：「悟空，快下水救你師父耶。」行者道：「未曾拿住妖邪，如何救得師父？」菩薩道：「這籃兒裡不是？」八戒與沙僧拜問道：「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。」菩薩道：「他本是我蓮花池裡養大的金魚，每日浮頭聽經，修成手段。那一柄九瓣銅鎚，乃是一枝未開的菡萏，被他運鍊成兵。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，走到此間。我今早扶欄看花，卻不見這廝出拜。掐指巡紋，算著他在此成精，害你師父，故此未及梳妝，運神功，織個竹籃兒擒他。」

行者道：「菩薩，既然如此，且待片時，我等叫陳家莊眾信人等，看看菩薩的金面：一則留恩；二來說此收怪之事，好教凡人信心供養。」菩薩道：「也罷，你快去叫來。」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，高呼道：「都來看活觀音菩薩，都來看活觀音菩薩。」一莊老幼男女，都向河邊，也不顧泥水，都跪在裡面，磕頭禮拜。內中有善圖畫者，傳下影神，這才是魚籃觀音現身。當時菩薩就歸南海。

八戒與沙僧分開水道，徑往那水電之第找尋師父。原來那裡邊水怪魚精，盡皆死爛。卻入後宮，揭開石匣，馱著唐僧，出離波津，與眾相見。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：「老爺不依小人勸留，致令如此受苦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。你們這裡人家，下年不用祭賽，那大王已此除根，永無傷害。陳老兒，如今才好累你，快尋一隻船兒，送我們過河去也。」那陳清道：「有有有。」就教解板打船。眾莊客聞得此言，無不喜捨。那個道：「我買桅篷。」這個道：「我辦篙槳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出繩索。」有的說：「我雇水手。」

正都在河邊上吵鬧，忽聽得河中間高叫：「孫大聖不要打船，花費人家財物。我送你師徒們過去。」眾人聽說，個個心驚，膽小的走了回家，膽大的戰兢兢貪看。須臾，那水裡鑽出一個怪來，你道怎生模樣：

方頭神物非凡品，九助靈機號水仙。
曳尾能延千紀壽，潛身靜隱百川淵。
翻波跳浪沖江岸，向日朝風臥海邊。
養氣含靈真有道，多年粉蓋癩頭鼉。

那老鼉又叫：「大聖，不要打船，我送你師徒過去。」行者掄著鐵棒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孽畜！若到邊前，這一棒就打死你。」老鼉道：「我感大聖之恩，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，你怎麼反要打我？」行者道：「與你有甚恩惠？」老鼉道：「大聖，你不知道這底下水電之第，乃是我的住宅，自歷代以來，祖上傳留到我。我因省悟本根，養成靈氣，在此處修行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，立做一個水電之第。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，他趕潮頭，來於此處，仗逞兇頑，與我爭鬥，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，奪了我許多眷族。我鬥他不過，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。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，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，收去怪物，將第宅還歸於我。我如今團團老小，再不須挨土幫泥，得居舊舍。此恩重若丘山，深如大海。且不但我等蒙惠，只這一莊上人，免得年年祭賽，全了多少人家兒女。此誠所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，敢不報答。」行者聞言，心中暗喜，收了鐵棒道：「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？」老鼉道：「因大聖恩德洪深，怎敢虛謬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是真情，你朝天賭咒。」那老鼉張著紅口，朝天發誓道：「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，將身化為血水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上來，你上來。」

老鼉卻才負近岸邊，將身一縱，爬上河崖。眾人近前觀看，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們上他身，渡過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那層冰厚凍，尚且遭迍，況此鼉背，恐不穩便。」老鼉道：「師父放心。我比那層冰厚凍，穩得緊哩，但歪一歪，不成功果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啊，凡諸眾生，會說人話，決不打誑語。」教：「兄弟們，快牽馬來。」

到了河邊，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。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鼉蓋上，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，沙僧站在右邊，八戒站在馬後，行者站在馬前。又恐那鼉無禮，解下虎筋條子，穿在老鼉的鼻之內，扯起來，像一條韁繩。卻使一隻腳踏在蓋上，一隻腳登在頭上；一隻手執著鐵棒。一隻手扯著韁繩；叫道：「老鼉，慢慢走啊，歪一歪兒，就照頭一下。」老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他卻蹬開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。眾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，都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這正是：真羅漢臨凡，活菩薩出現。眾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，不題。

卻說那師父駕著白鼉，那消一日，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，乾手乾腳的登岸。三藏上崖，合手稱謝道：「老鼉累你，無物可贈，待我取經回謝你罷。」老鼉道：「不勞師父賜謝。我聞得西天佛祖無滅無生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，雖然延壽身輕，會說人語，只是難脫本殼。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，看我幾時得脫本殼，可得一個人身？」三藏響允道：「我問，我問。」那老鼉才淬水中去了。

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，八戒挑著行囊，沙僧跟隨左右，師徒們找大路，一直奔西。這的是：

聖僧奉旨拜彌陀，水遠山遙災難多。
意志心誠不懼死，白鼉馱渡過天河。

畢竟不知此後有多少路程，還有甚麼凶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